北史/卷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 ◄

北史
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

► 卷四十二

楊播子:侃　弟:椿　穎　順　椿　津　暐　從子:昱　仲宣　遁　逸　謐　愔　附:燕子獻　鄭頤　楊敷子:素　素子:玄感　附:趙元淑　劉元進　素母弟:約　敷叔:穆　儉　寬　儉子:異　寬子:文恩　紀

楊播

楊播，字延慶，弘農華陰人也。高祖結，仕慕容氏，位中山相。曾祖珍，道武時歸國，位上谷太守。祖眞，河内、清河二郡太守。父懿，延興末爲廣平太守，有稱績。孝文南巡，吏人頌之，徵爲選部給事中，有公平譽。除安南將軍、洛州刺史，未之任，卒。贈本官，加弘農公，謚曰簡。

播本字元休，孝文賜改焉。母王氏，文明太后之外姑。播少修飭，奉養盡禮。擢爲中散，累遷衞尉少卿。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，大致克獲。遷武衞將軍，復征蠕蠕，至居然山而還。及車駕南討，假前將軍，從至鐘離。師回，詔播爲圓陣禦之。相拒再宿，軍人食盡，賊圍更急。播乃領精騎三百，曆其船大呼曰：「我今欲度，能戰者出。」遂擁而濟，賊莫敢動。賜爵華陰子。後從駕討破崔慧景、蕭愆於鄧城，進號平東將軍。時車駕耀威城沔水，上巳設宴，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，左衞元遙在勰朋内，而播居帝曹。遙射侯正中，籌限已滿。帝曰：「左衞籌足，右衞不得不解。」對曰：「仰恃聖恩，庶幾必爭」，於是箭正中。帝笑曰：「雖養由之妙，何復過是。」遂舉卮以賜播曰：「古人酒以養病，朕今賞卿之能，可謂古今殊也。」除太府卿，進爵爲伯。

後爲華州刺史。至州，借人田，爲御史王基所劾，除官爵，卒於家。子侃等停柩不葬，披訴積年。至熙平中，乃贈鎮西將軍、雍州刺史，並復其爵，謚曰壯。

播子 侃

侃字士業，頗愛琴書，尤好計畫。時播一門，貴滿朝廷，子侄早通，而侃獨不交遊，公卿罕有識者。親朋勸其出仕，侃曰：「苟有良田，何憂晚歲，但恨無才具耳。」年三十一，襲爵華陰伯。

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録事參軍。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，密購壽春人李瓜花、袁建等令爲内應。邃已纂勒兵士，慮壽春疑覺，遂謬移云：「魏始於馬頭置戍，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。若爾，便稍相侵逼。此亦須營歐陽，設交境之備。今板卒已集，唯聽信還。」佐寮咸欲以實答之，雲無修白捺意。而侃曰：「白捺小城，本非形勝，邃集兵遣移，虚構是言，得無有別圖也？」承業乃云：「録事可造移報。」移曰：「彼之纂兵，想別有意，何爲妄構白捺？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，勿謂秦無人也。」邃得移，謂已覺，便散兵。瓜花等以期契不會，便相告發，伏辜者十數家。邃後竟襲襲壽春，入羅城而退，遂列營於黎漿、梁城，日夕鈔掠。承業乃奏侃爲統軍。

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，隨業討之，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。軍次恆農，侃白承業曰：「今賊守潼關，全據形勝。須北取蒲阪，飛棹西岸，置兵死地，人有鬥心，華州之圍，可不戰而解；潼關之賊，必望風潰散。諸處既平，長安自克。愚計可録，請爲明公前驅。」承業從之，令其子子産等領騎與侃於恆農北度，便據石錐壁。乃班告曰：「今且停軍於此，以待步卒，兼觀人情向背。若送降名者，各自還邨，侯臺軍舉三烽火，各亦應之，以明降款。其無應烽，即是不降之邨，理須殄戮。」人遂傳相告報。實未降者，亦詐舉烽，一宿之間，火光遍數百里内。圍城之寇，不測所以，各自散歸。長安平，侃頗有力焉。建義初，除岐州刺史。屬元顥内逼，詔行北中郎將。

孝莊徙河北，執侃手曰：「朕停卿蕃寄，移任此者，正爲今日。但卿尊卑百口，若隨朕行，所累處大。卿可還洛，寄之後圖。」侃曰：「寧可以臣微族，頓廢君臣之義。」固求陪從。除度支尚書，兼給事黄門侍郎，敷西縣公。及車駕南還，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，自據南岸。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，乃密信通款，求破橋立效。爾朱榮赴之。及橋破，應接不果，皆爲顥屠。榮將爲還計，欲更圖後舉。侃曰：「若今即還，人情失

望，未若召發人材，唯多縛筏，間以舟楫，沿河廣布。令數百里中，皆爲度勢，顯知防何處？一旦得度，必立大功。」榮大笑從之。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，顯便南走。車駕入都，侃解尚書，正黃門。以濟河功，進爵濟北郡公，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秘書郎。

時所用錢，人多私鑄，稍就薄小，乃至風飄水浮，米斗幾直一千。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，使人樂爲，而俗弊得改。莊帝從之。後除侍中，加衞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

莊帝將圖爾朱榮，侃與內弟李晞、城陽王徽、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。爾朱兆入洛，侃時休沐，遂竄歸華陰。普泰初，天光在關西，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，立盟許恕其罪。侃從兄昱恐爲家禍，令侃出應，假其食言，不過一人身沒，冀全百口。侃赴之，爲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贈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幽州刺史。子純陀襲。

播弟 椿

播弟椿。椿字延壽，本字仲考，孝文賜改焉。性寬謹。爲內給事，與兄播並侍禁闈。後爲中部法曹，折訟公正，孝文嘉之。及文明太后崩，孝文五日不食。椿諫曰：「聖人之禮，毀不滅性，從陛下欲自賢於萬代，其若宗廟何！」帝感其言，乃一進粥。轉授宮輿曹少卿，加給事中，出爲豫州刺史，再遷梁州刺史。

初，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，自漢中而北，規復舊土。椿貽書集始，開以利害。集始執書對使者曰：「楊使君此書，除我心腹疾。」遂來降。尋以母老解還。後兼太僕卿。

秦州羌呂苟兒、涇州屠各陳瞻等反，詔椿爲別將，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。賊守峽自固。或謀伏兵斷其出入，待糧盡攻之。或云斬山木，從火焚之。椿曰：「並非計也。賊深竄，正避死耳。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，賊必謂見險不前，心輕我軍，然後掩其不備，可一舉而平。」乃緩師。賊果出掠，仍以軍中驢馬餌之。銜枚夜襲，斬瞻傳首。入正太僕卿。

初，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，居於高平、薄骨律二鎮。太和末叛走，唯有一千餘家。太中大夫王通、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，防其後叛。詔椿徙焉。椿上書，以爲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，正欲悅近來遠。今新附者衆，若舊者見徙，新者必不安，愚謂不可。時八坐不從，遂於濟州緣河居之。及冀州元愉之難，果悉浮河赴賊，所在鈔掠，如椿所策。後除朔州刺史。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，招引百姓，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，依律處刑五歲。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，奏罪應除名，注籍盜門，

同籍合門不仕。宣武以親律既班，不宜雜用舊制，詔依斷，以贖論。後除定州刺史。

自道武平中山，多置軍府，以相威攝。凡有八軍，軍各配兵五千，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。自中原稍定，八軍之兵漸割南戍，一軍兵才千餘，然主帥如故，費祿不少。椿表罷四軍，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。椿在州，因修黑山道餘功，伐木私造佛寺，役兵，爲御史所劾，除名。

後累遷爲雍州刺史，進號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。尋以本官加侍中，兼尚書右僕射，爲行臺，節度關西諸將。遇暴疾，頻啓乞解，詔許之，以蕭寶夤代爲刺史、行臺。

椿還鄉里，遇子昱將還京師，使陳寶夤賞罰雲爲，不依常憲，恐有異心。昱還，面啓明帝及靈太后，並不納。及寶夤邀害禦只中尉酈道元，猶上表自理，稱爲椿父子所謗。

建義元年，爲司徒。永安初，進位太保，加侍中，給後部鼓吹。元顥入洛，椿子昱爲顥禽。又椿弟順、順子仲宣、兄子侃、弟子遁並從駕河內，爲顥嫌疑。以椿家世顯重，恐失人望，未及加罪。時人助其憂，或勸椿攜家避禍。椿曰：「吾內外百口，何處逃竄？正當坐任運耳。」

莊帝還宮，椿上書頻請歸老，詔聽服侍中服，賜朝服一襲、八尺床帳、幾、杖，不朝，乘安車，駕駟馬，給扶，傳詔二人，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。椿奉辭於華林園，帝下御座，執手流淚曰：「公先帝舊臣，實爲元老。但高尚其志，決意不留，既難相違，深用淒切。」椿亦歔欷，欲拜，帝親執不聽。賜以絹布，給羽林衞送。群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，行路觀者莫不稱歎。椿臨行，誡子孫曰：

我家入魏之始，即爲上客。自爾至今，二千石方伯不絕，祿恤甚多。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，必厚加贈襚；來往賓寮，必以酒肉飲食，故六姻朋友無慽焉。國家初，丈夫好服彩色。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，然記清河翁時服飾。恆見翁著布衣韋帶，常自約敕諸父曰：「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，愼勿積金一斤、彩帛百匹已上，用爲富也。」不聽興生求利，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。至吾兄弟，不能遵奉。今汝等服乘漸華好，吾是以知恭儉之德，漸不如上也。又吾兄弟，若在家，必同盤而食；若有近行，不至，必待其還。亦有過中不食，忍饑相待。吾兄弟八人，今存者有三，是故不忍別食也。又願畢吾兄弟，不異居異財。汝等眼見，非爲虛假。如聞汝等兄弟，時有別齋獨食者。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。吾今日不爲貧賤，然居住舍宅，不作壯麗華飾者，正慮汝等後世不賢，不能保守之，

將爲勢家所奪。

北都時，朝法嚴急。太和初，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：兄在髙祖左右，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。於時口敕，責諸內官，十日仰密得一事，不列便大嗔嫌。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，亦有太后、髙祖中間傳言構間者。吾兄弟自相誡曰：「今忝二聖近臣，居母之間難，宜深愼之。又列人事，亦何容易，縱被嗔責，勿輕言。」十餘年中，不嚐言一人罪過。時大被嫌責，答曰：「臣等非不聞人語，正恐不審，仰誤聖聽，以是不敢言。」於後終以不言。蒙賞及二聖間言語，終不敢輒爾傳通。太和二十一年，吾從濟州來朝，在清徽堂豫宴。髙祖謂諸貴曰：「北京之日，太后嚴明，吾每得杖。左右因此有是非言。和朕母子者，唯楊播兄弟。」遂舉爵賜兄及我酒。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，宜深愼言語，不可輕論人惡也。吾自惟文武才藝、門望姻援不勝他人。一旦位登侍中、尚書，四曆九卿，十爲刺史，光祿大夫、儀同、開府、司徒、太保，津今復爲司空者，正由忠謹愼口，不嚐論人之過，無貴無賤，待之以禮，以是故至此耳。聞汝等學時俗人，乃有坐待客者，有驅馳勢門者，有輕論人惡者；及見貴勝則敬重之，見貧賤則慢易之，此人行之大失，立身之大病也。汝家仕皇魏以來，髙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、三十二州刺史，內外顯職，時流少比。汝等若能存禮節，不爲奢淫驕慢，假不勝人，足免尤誚，足成名家。吾今年始七十五，自惟氣力，尚堪朝覲天子，所以孜孜求退者，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議，爲一門法耳，非是苟求千載之名。汝等能記吾言，吾百年後終無恨矣。

椿還華陰。逾年，爲爾朱天光所害，時人莫不怨痛之。太昌初，贈太師、丞相、都督、冀州刺史。子昱。

椿子 昱

昱字元略，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。懷好武事，數遊獵，昱每規諫。正始中，以京兆、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，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，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，不死者悉除名，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。後除太學博士、員外散騎侍郎。

初，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，出頓洛陽東亭。酣後，廣陽王嘉、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，播不爲屈。北海王顧昱曰：「尊伯性剛不伏理，大不如尊使君也。」昱對曰：「昱父道隆則從其隆，道洿則從其洿；伯父剛則不吐，柔亦不茹。」坐歎其能言。肅曰：「非此郎，何得申二父之美。」

延昌三年，以本官帶詹事丞。時明帝在懷抱中，至於出入，左右、乳母而已，不令宮寮聞知。昱諫曰：「陛下不以臣等凡淺，備位宮臣，太子動止，宜令翼從。自比以來，輕爾出入，進無二傅導引之美，退闕群寮陪侍之式。非所謂示人軌儀，著君臣之義。陛下若召太子，必降手敕，令臣下咸知，爲後世法。」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，勿令兒輒出，宮臣在直者，從至萬歲門。轉太尉掾，兼中書舍人。

靈太后嘗謂昱曰：「親姻在外，不稱人心，卿有所聞，愼勿諱隱。」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，恆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，並餉領軍元叉。靈太后令召叉夫妻，泣而責之。叉深恨昱。昱第六叔舒妻，武昌王和之妹，和即叉之從祖父。舒早喪，有一男六女，及終喪，元氏請別居。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：「我弟不幸早終，今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何便求別居？」不聽。遂懷憾。神龜二年，瀛州人劉宣明謀反，事覺逃竄。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，雲昱父椿、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，謀圖不逞。叉又構成其事。乃遣夜圍昱宅收之，並無所獲。太后問狀。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，言至哀切。太后乃解昱縛，和及元氏並處死刑。而叉相左右，和直免官，元氏卒亦不坐。及叉之廢太后也，乃出昱爲濟陰內史。中山王熙起兵於鄴，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，並窮黨與。同希叉旨，就郡鎖昱赴鄴，囚訊百日乃還任。

孝昌初，除中書侍郎，遷給事黃門侍郎。後賊圍幽州，詔昱兼侍中，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、北海王顥，仍隨軍監察。幽州圍解。雍州蜀賊張映龍、姜神達知州內虛，謀欲攻掩。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，一日一夜，書移九通。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。昱曰：「若長安不守，大軍自然瓦散，此軍雖往，有何益也。」遂與叔仁等俱進，於陣斬神達，諸賊迸散。詔以昱受旨催督，而顥軍稽緩，遂免昱官。尋除涇州刺史。未幾，昱父椿爲雍州，徵昱除吏部郎中。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，以昱兼七兵尚書、持節、假撫軍、都督，防守雍州。昱遇賊失利而返。後除鎮東將軍、假車騎將軍、東南道都督，又加散騎常侍。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，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，府州咸欲禁深。昱曰：「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，奈何以侃罪深，宜呼朝旨。」不許群議。

還朝未幾，元顥侵逼大梁，除昱南道大都督，鎮滎陽。顥禽濟陰王暉業，乘虛徑進，城陷。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。顥至，執昱下，責曰：「卿今死甘心不？」答曰：「分不望生，向所以不下樓，正慮亂兵耳。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，乞小弟一命，便是死不朽也。」顥將陳慶之、胡光等伏顥帳前曰：「陛下度江三千里，無遺鏃費。昨日殺傷五百餘人，求乞楊昱以快意。」景曰：「我在江東聞梁主言，初下都，袁昂爲吳郡不降，稱其忠節。奈何殺昱。」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，皆令蜀兵剖腹取心食之。

孝莊還，復前官。爾朱榮之死，昱爲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。會爾朱兆入洛，昱還京師。後歸鄉里，亦爲天光所害。太昌初，贈司空公、定州刺史。

子孝邕，員外郎，奔免。匿蠻中，潛結渠率，謀報爾朱氏。微服入洛，爲爾朱世隆所殺。

椿弟 穎

椿弟穎，字惠哲，本州別駕。

穎弟 順

穎弟順，字延和，寬裕謹厚。豫立莊帝功，封三門縣伯，位冀州刺史。罷州還，遇害。太昌初，贈太尉公、録尚書事、相州刺史。子辯，字僧達，位東雍州刺史。

順子 仲宣

辯弟仲宣，有風度才學。位正平太守，爵恆農伯，在郡有能名。還京，兄弟與父同遇害。太昌初，辯贈儀同三司、恆州刺史；仲宣贈尚書右僕射、青州刺史。

仲宣子 玄就

仲宣子玄就，幼而俊拔。收捕時，年九歲，牽挽兵人曰：「欲害諸尊，乞先就死。」兵以刀斫斷其臂，猶請死不止，遂先殺之。永熙初，贈汝陰太守。

順弟 津

順弟津。津字羅漢，本字延祚，孝文賜改焉。少端謹，以器度見稱。年十一，除侍御中散。時孝文幼沖，文明太后臨朝，津曾入侍左右，忽咳逆失聲，遂吐血數升，藏之衣袖。太后聞聲，閱而不見，問其故，具以實言，遂以敬愼見知。賜縑百匹，遷符璽郎中。津以身在禁密，不外交遊，至宗族姻表罕相參侯。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，而津見其貴寵，每恆退避，及相招命，多辭疾不往。誕以爲恨，而津逾遠焉。人或謂之曰：「司徒，君之少舊，何自外也？」津曰：「爲勢家所厚，復何容易！但全吾今日，亦足矣。」轉振

威將軍，領監曹奏事令。孝文南征，以津爲都督、征南府長史。後遷長水校尉，仍直閣。

景明中，宣武游於北芒，津時陪從。太尉、咸陽王禧謀反，帝馳入華林。時直閣中有同禧謀，皆在從限。及禧平，帝顧謂朝臣曰：「直閣半爲逆黨，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。」因拜津左中郎將，遷驍騎將軍，仍直閣。

出除岐州刺史，津巨細躬親，孜孜不倦。有武功人齎絹三匹，去城十里，爲賊所劫。時有使者馳驛而至，被劫人因以告之。使者到州，以狀白津。津乃下教，雲有人著某色衣，乘某色馬，在城東十里被殺，不知姓名。若有家人，可速收視。有一老母行哭而出，雲是己子。於是遣騎追收，並絹俱獲。自是闔境畏服。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，未曾公言其罪，常以私書切責之。於是官屬感厲，莫有犯法者。以母憂去職。

延昌末，起爲華州刺史，與兄播前後牧本州，當世榮之。先是，受調絹度尺特長，在事因緣，共相進退，百姓苦之。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，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；其所輸少劣者，爲受之，但無酒以示其恥。於是競相勸厲，官調更勝。

孝昌中，北鎮擾亂，侵逼舊京，乃加津安北將軍，北道大都督，尋轉左衞，加撫軍將軍。津始受命，出據靈丘。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，定州危急，遂回師南赴。始至城下，榮壘未立，而州軍新敗。津以賊既乘勝，士衆榮疲，柵壘未安，不可擬敵，欲移軍入城，更圖後舉。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，不可示弱，乃閉門不內。津揮刃欲斬門者，軍乃得入。賊果夜至，見柵空而去。其後，賊攻州城東面，已入羅城。刺史閉小城東門，城中騷擾。津開門出戰，賊退，人心少安。尋除定州刺史，又兼吏部尚書、北道行臺。初，津兄椿得罪此州，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。及津至，略舉家逃走。津乃下教慰喻，令其還業。於是闔州愧服，遠近稱之。時賊帥鮮于修禮、杜洛周賤掠州境，孤城獨立，在兩寇之間。津修理戰具，更營雉堞。又於城中去城十步，掘地至泉，廣作地道，潛兵湧出，置爐鑄鐵，持以灌賊。賊遂相告曰：「不畏利槊堅城，唯畏楊公鐵星。」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，並授鐵券，許之爵位，令圖賊帥毛普賢。洪業等感寤，復書雲欲殺普賢。又云：「賊欲圍城，正爲取北人，城中所有人，必須盡殺。」津以城內北人，雖是惡黨，然掌握中物，未忍便殺，但收內子城，防禁而已。將吏無不感其仁恕。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，委津分給。津隨賊中首領，間行送之；修禮、普賢頗亦由此而死。

既而杜洛周圍州城，津盡力捍守。詔加衞將軍，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，兵人給復八年。葛榮以司徒説津。津大怒，斬其使以絶之。自受攻圍，經歷三稔，朝廷不能拯赴。乃遣

長子遁突圍出。詣蠕蠕主阿那瑰，令其討賊。遁日夜泣訴，阿那瑰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。前鋒已達廣昌，賊防塞益口，蠕蠕遂還。津長史李裔引賊入，津苦戰不敵，遂見拘執。洛周脱津衣服，置地牢下數日，將烹之。諸賊還相諫止，遂得免害。津曾與裔相見，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，辭淚俱發，裔大慚。典守者以告洛周，弗之責。及葛榮並洛周，復爲榮所拘。榮破，始得還洛。

永安二年，兼吏部尚書。元顥内逼，莊帝將親出討，以津爲中軍大都督，兼領軍將軍。未行，顥入。及顥敗，津乃入宿殿中，掃灑宮掖，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，各令防守。及帝入也，津迎於北芒，流涕謝罪。帝深嘉慰之。尋以津爲司空，加侍中。爾朱榮死，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、北道大行臺、都督、并州刺史，委以討胡經略。津馳至鄴，將從滏口而入。遇爾朱兆等已克洛，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，津不從。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，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，鳩率部曲，在於梁、沛，津規欲東轉，更爲方略。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。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，所圖不果，遂還京師。普泰元年，亦遇害於洛。太昌初，贈大將軍，太傅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謚曰孝穆。將葬本鄉，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。長子遁。

津子 遁

遁字山才。其家貴顯，諸子弱冠，咸縻王爵。而遁性靜退，年近三十，方爲鎮西府主簿。累遷尚書左丞、金紫光祿大夫，亦被害於洛。太昌初，贈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幽州刺史，謚曰恭定。

遁弟 逸

遁弟逸，字遵道，有當世才。起家員外散騎侍郎，以功賜爵華陰男。建義初，莊帝猶在河陽，逸獨往謁。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，領中書舍人。及朝士濫禍，帝益憂怖，詔逸晝夜陪侍，常寢御床前。帝曾夜中謂逸曰：「昨來舉目唯見異人，賴卿差以自慰。」再遷南秦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，時年二十九，時方伯之少，未有先之者。仍以路阻不行，改光州刺史。時災儉連歲，逸欲以倉粟振給，而所司懼罪不敢。逸曰：「國以人爲本，人以食爲命，假令以此獲戾，吾所甘心。」遂出粟，然後申表。右僕射元羅以下，謂公儲難闕，並執不許。尚書令、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，詔聽貸二萬。逸既出粟之後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，又於州門造粥飼之，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。帝聞而善之。逸爲政愛人，尤憎豪猾，廣設耳目，善惡畢聞。其兵出使下邑，皆自持糧，人或爲設食者，雖

在暗室，終不敢進，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，那可欺之。在州政績尤美。

及其家禍，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。吏人如喪親戚，城邑郵落營齋供，一月之中，所在不絕。太昌初，贈都督、豫郢二州刺史，謚曰貞。

逸弟 謐

逸弟謐，字遵和。曆員外散騎常侍，以功賜爵恆農伯，鎮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、衞將軍。在晉陽，爲爾朱兆所害。太昌初，贈驃騎將軍、兗州刺史。謐弟愔，事列於後。

津弟 暐

津弟暐，字延季。弘厚，頗有文學。位武衞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、安南將軍。莊帝初，遇害河陰，曾儀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

播家世純厚，爲並敦讓讓，昆季相事，有如父子。播性剛毅，椿、津恭謙，兄弟旦則聚於查堂，終日相對，未曾入內。有一美味，不集不食。查堂間，往往幃慢隔障，爲寢息之所，時就休偃，還共談笑。椿年老，曾他處醉歸，津扶侍還室，仍假寢閣前，承候安否。椿、津年過六十，並登臺鼎；而津常旦暮參問，子侄羅列階下，椿不命坐，津不敢坐。椿每近出，或日斜不至，津不先飯；椿還，然後共食。食則津親授匙箸，味皆先嘗，椿命食，然後食。津爲司空，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。人有就津求官者，津曰：「此事須家兄裁之，何爲見問。」初，津爲肆州，椿在京宅，每有四時嘉味，輒因使次附之，若或未寄，不先入口。椿每得所寄，輒對之下泣。兄弟並皆有孫，唯椿有曾孫，年十五六矣。椿常欲爲之早娶，望見玄孫。自昱已下，率多學尚，時人莫不欽焉。一家之內，男女百口，緦服同爨，庭無間言。魏世以來，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，當世莫逮焉。

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，誣其爲逆，奏請收之。節閔不許；世隆復苦執，不得已，乃下詔。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，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，東西兩處，無少長皆遇禍，籍沒其家。節閔惋悵久之。

謐弟 愔

愔字遵彥，小名秦王。兒童時，口若不能言；而風度深敏，出入門閤，未嘗戲弄。六歲

學史書，十一受《詩》、《易》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幼喪母，曾詣舅源子恭。子恭與之飲，問讀何書。曰：「誦《詩》」。子恭曰：「誦至《渭陽》未邪？」愔便號泣感噎。子恭亦對之歔欷，遂爲之罷酒。子恭後謂津曰：「常謂秦王不甚察慧，從今已後，更欲刮目視之。」

愔一門四世同居，家甚隆盛，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。學庭前有柰樹，實落地，群兒咸爭之。愔頹然獨坐。其季父暐適入學館，見之，大用嗟異。顧謂賓客曰：「此兒恬裕，有我家風。」宅內有茂竹，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，命獨處其中，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。因以督厲諸子曰：「汝輩但如遵彥謹愼，自得竹林別室、銅盤重肉之食。」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，曾謂人曰：「此兒駒齒未落，已是我家龍文；更十歲後，當求之千里外。」昱嘗與十餘人賦詩，愔一覽便誦，無所遺失。及長，能清言，美音制，風神俊悟，容止可觀，人士見之，莫不敬異；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。

正光中，隨父之并州。性既恬默，又好山水，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。孝昌初，津爲定州刺史，愔亦隨父之職。以軍功除羽林監，賜爵魏昌男，不拜。及中山爲杜洛周陷，全家被囚縶。未幾，洛周滅，又沒葛榮。榮欲以女妻之，又逼以僞職。愔乃托疾，密含牛血數合，於衆中吐之，仍陽喑不語。榮以爲信然，乃止。永安初，還洛，拜通直散騎侍郎，年十八。

元顥入洛時，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，鎮河梁。愔適至侃處，便屬乘輿失守，夜至河。侃雖奉迎車駕北度，而潛南奔。愔固諫止之，遂相與扈從達建州。除通直散騎常侍。愔以世故未夷，志在潛退，乃謝病。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。

及莊帝誅爾朱榮，其從兄侃參贊帷幄。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、北道大行臺，愔隨之任。有邯鄲人楊寬者，求義從出藩，愔請津納之。俄而孝莊幽崩，愔時適欲還都，行達邯鄲，過楊寬家，爲寬所執。至相州，見刺史劉誕，以愔名家盛德，甚相哀念，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。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，至安陽亭，愔謂榮貴曰：「僕百世忠臣，輸誠魏室，家亡國破，一至於此。雖曰囚虜，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！得自縊於一繩，傳首而去，君之惠也。」榮貴深相矜感，遂與俱逃。愔乃投高昂兄弟。

既潛竄累載，屬齊神武至信都，遂投刺轅門。便蒙引見，讚揚興運，陳訴家禍，言辭哀壯，涕泗橫集。神武爲之改容，即署行臺郎中。南攻鄴，曆楊寬邨，寬於馬前叩頭請罪。愔謂曰：「人不識恩義，蓋亦常理。我不恨卿，無假驚怖。」時鄴未下，神武命愔作祭

天文，燎畢而城陷。由是轉大行臺右丞。於時霸圖草創，軍國務廣，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㯳出。

遭罹家難，常以喪禮自居，所食唯鹽米而已，哀毀骨立。神武湣之，常相開慰。及韓陵之戰，愔每陣先登。朋僚咸共怪歎曰：「楊氏儒生，今遂爲武士，仁者必勇，定非虛論。」頃之，表請解職還葬，一門之內，贈太師、太傅、丞相、大將軍者二人；太尉、録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；僕射、尚書者五人；刺史、太守者二十餘人。追榮之盛，古今未之有也。及喪柩進發，吉凶儀衛亙二十餘里，會葬者將萬人。是日，隆冬盛寒，風雪嚴厚，愔跣步號哭，見者無不哀之。尋徵赴晉陽，仍居本職。

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，以直言忤旨見誅。愔聞之悲懼，因哀感發疾，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。郭季素害其能，因致書恐之曰：「髙王欲送卿於帝所。」仍勸其逃亡。愔遂棄衣冠於水濱，若見沈者。變易名姓，自稱劉士安。入嵩山，與沙門曇謨征等屏居削跡。又潛之光州，因東入田橫島，以講誦爲業，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。太守王元景陰佑之。

神武知愔存，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；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，以禮發遣。神武見之悅，除太原公開府司馬，轉長史，復授大行臺右丞，封華陰縣侯，遷給事黃門侍郎，妻以庶女。又兼散騎常侍，爲聘梁使主。至碻磝，州內有愔家舊佛寺。精廬禮拜，見太傅容像，悲感慟哭，嘔血數升，遂發病不成行，輿疾還鄴。久之，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。武定末，以望實之美，超拜吏部尚書，加侍中、衞將軍，侍學典選如故。

天保初，以本官領太子少傅，別封陽夏縣男。又詔監太史，遷尚書右僕射。尚太原長公主，即魏孝靜後也。會有雉集其舍，又拜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右僕射，改封華山郡公。九年，徙尚書令，又拜特進、驃騎大將軍。十年，封開封王。文宣之崩，百寮莫有下淚，愔悲不自勝。濟南嗣業，任遇益隆，朝章國命，一人而已。推誠體道，時無異議。乾明元年二月，爲孝昭帝所誅，時年五十。天統末，追贈司空公。

愔貴公子，早著聲譽，風表鑒裁，爲朝野所稱。家門遇禍，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。撫養孤幼，慈旨温顏，咸出仁厚。重分義，輕貨財，前後賜與，多散之親族。群從弟侄十數人，並待而舉火。頻遭迍厄，冒履艱危，一飡之惠，酬答必重；性命之仇，舍而不問。典選二十餘年，獎擢人倫，以爲已任。然取士多以言貌，時致謗言，以爲愔之用人，似貧士市瓜，取其大者。愔聞，不以爲意。其聰記強識，半面不忘。每有所召，或單稱姓，或單稱名，無有誤者。後有選人魯漫漢，自言猥賤，獨不見識。愔曰：「卿前在元

子思坊騎禿尾草驢，經見我不下，以方麴鄣面，我何不識卿？」漫漢驚服。又調之曰：「名以定體，漫漢果自不虛。」又令吏唱人名，誤以盧士深爲士琛。士深自言，愔曰：「盧郎潤朗，所以比玉。」

自尚公主後，衣紫羅袍、金鏤大帶。遇李庶，頗以爲恥，謂曰：「我此衣服，都是內裁，既見子將，不能無愧。」

及居端揆，經綜機衡，千端萬緒，神無滯用。自天保五年已後，一人喪德，維持匡救，實有賴焉。每天子臨軒，公卿拜授，施號發令，宣揚詔冊，愔辭氣温辯，神儀秀髮，百寮觀聽，莫不悚動。自居大位，門絶私交。輕貨財，重仁義，前後賞賜，積累巨萬，散之九族；架篋之中，唯有書數千卷。太保、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，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，謂左右曰：「我門前幸無此物。」性周密畏慎，恆若不足，每聞後命，愀然變色。

文宣大漸，以常山、長廣二王位地親逼，深以後事爲念。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、侍中燕子獻、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，並以二王威望先重，咸有猜忌之心。初在晉陽，以大行在殯，天子諒闇，議令常山王在東館，欲奏之事皆先諮決，二旬而止。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，留長廣鎮晉陽。執政復生疑貳，兩王又俱從至於鄴。子獻立計。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，政歸皇太后。又自天保八年已來，爵賞多濫，至是，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，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。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。高歸彥初雖同德，後尋反動，以疎忌之跡，盡告兩王。可朱渾天和又每云：「若不誅二王，少主無自安之理。」宋欽道面奏帝，稱二叔威權既重，宜速去之。帝不許曰：「可與令公共詳其事。」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，以帝仁慈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啓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有宮人李昌儀者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，坐仲密事入宮。太后與昌儀宗情，甚相昵愛。太后以啓示之，昌儀密白太皇太后。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，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、并州刺史，常山王爲太師、録尚書事。及二王拜職，於尚書省大會百寮，愔等並將同赴。子默止之云：「事不可量，不可輕脱。」愔云：「吾等至誠體國，豈有常山拜職，有不赴之理？何爲忽有此慮？」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録尚書後室，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，並與諸勳胄約：行酒至愔等，我各勸雙杯，彼必致辭，我一曰「捉酒」，二曰「捉酒」，三曰「何不捉，」爾輩即捉。及宴如之。愔大言曰：「諸王反逆，欲殺忠良邪！尊天子，削諸侯，赤心奉國，未應及此。」常山王欲緩之，長廣王曰：「不可。」於是愔及天和、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，頭面血流，各十人持之。使薛孤延、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。子默曰：「不用智者言，以至於此，豈非命也！」

二叔率高歸彥、賀拔仁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。見都督叱利騷，招之不進，使騎殺之。開府成休寧拒門，歸彥喻之，乃得入。送愔等於御前。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。太皇太后臨昭陽殿，太后及帝側立。常山王以磚叩頭，進而言曰：「臣與陛下骨肉相連。楊遵彥等欲擅朝權，威福自己，自王公以還，皆重足屏氣，共相脣齒，以成亂階。若不早圖，必爲宗社之害。臣與湛等爲國事重，賀拔仁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，共執遵彥等，領入宮，未敢刑戮。專輒之失，罪合萬死。」帝時默然。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衞，叩刀仰視，帝不睨之。太皇太后令卻仗不肯，又厲聲曰：「奴輩即今頭落！」乃卻。因問楊郎何在，賀拔仁曰：「一目已出。」太皇太后愴然曰：「楊郎何所能，留使不好邪？」乃讓帝曰：「此等懷逆，欲殺我二兒，次及我耳。何縱之？」帝猶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，王公皆泣。太皇太后曰：「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。」太后拜謝。常山王叩頭不止。太皇太后謂帝：「何不安慰爾叔？」帝乃曰：「天子亦不敢與叔惜，豈敢惜此漢輩！但願乞兒性命，兒自下殿去，此等任叔父處分。」遂皆斬之。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，作詔書，故先拔其舌，截其手。

太皇太后臨愔喪，哭曰：「楊郎忠而獲罪。」以禦金爲之一眼，親內之，曰：「以表我意。」常山亦悔殺之。先是童謠曰：「白羊頭鼜禿，羖腚曆頭生角。」又曰：「羊羊吃野草，不吃野草遠我道，不遠打爾腦。」又曰：「阿胼姑，禍也；道人姑夫，死也。」羊爲愔也，「角」文爲用刀，「道人」謂廢帝小名，太原公主嘗作尼，故曰「阿胼姑」，愔、子獻、天和皆尚帝姑，故曰「道人姑夫」云。

於是乃以天子之命，下詔罪之；罪止一身，家口不問。尋復簿録五家，王晞固諫，乃各沒一房，孩幼盡死，兄弟皆除名。

遵彥死，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。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：「將涉千里，殺騏驥而榮蹇驢，可悲之甚！」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，誅後散失，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。

附 燕子獻

燕子獻字季則，廣漢下洛人。少時相者謂曰：「使役在胡、代，富貴在齊、趙。」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，用爲典簽，將命使於蠕蠕。子獻欲驗相者之言，來歸。神武見之大悅。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，是爲陽翟公主，遂以嫁之，甚被待遇。文宣時，官至侍中。濟南即位，委任彌重，除尚書右僕射。子獻素多力，頭少發，當狼狽之際，排衆走出省門，斛律光逐而禽之。子獻歎曰：「丈夫爲計遲，遂至此！」天統五年，追贈司空。天和事

見兄元傳。

附 鄭頤

鄭頤字子默，彭城人。高祖據，魏彭城太守，自滎陽徙焉。頤聰敏，頗涉文義，而邪險不良。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。天保世，稍遷中書侍郎。與宋欽道特相友愛，欽道每師事之。楊愔始輕宋、鄭，不爲之禮。俄而自結人主，稍不可制。欽道舊與濟南款狎，共相引致，無所不言。乾明初，拜散騎常侍，兼中書侍郎。二人權將楊愔相埒。愔見害之時，邢子才流涕曰：「楊令君雖其人，死日恨不得一佳伴。」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、廣州刺史。頤弟抗，字子信，頗有文學。武平末，兼左右郎中，待詔文林館。

楊敷

楊敷，字文衍，播族孫也。高祖暉，洛州刺史，贈恆農公，諡曰簡。曾祖恩，河間太守。祖鈞，博學強識，頗有幹用。位七兵尚書、北道行臺、恆州刺史、懷朔鎮將，贈侍中、司空公，進封臨貞縣伯，諡曰恭。父暄，字宣和。性通朗，強識有學。位諫議大夫，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，遇害。贈殿中尚書、華州刺史。

敷少有志操，重然諾，人景慕之。魏建義初，襲祖鈞爵臨貞縣伯。稍遷廷尉少卿，斷獄以平允稱。周孝閔踐阼，進爵爲侯。天和中，爲汾州刺史，進爵爲公。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，城陷見禽。齊人方任用之，敷不爲屈，遂以憂憤卒於鄴。子素。

敷子 素

素字處道，少落拓有大志，不拘小節。世人多未之知，唯從祖寬深異之，每謂子孫曰：「處道逸群絶倫，非常之器，非汝曹所逮。」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，研精不倦，多所通涉。善屬文，工草隸書，頗留意風角。美鬚髯，有英傑之表。

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，轉禮曹，加大都督。周武帝親總萬機，素以其父守節陷齊，未蒙朝命，上表申理，至於再三。帝大怒，命左右斬之。素又言曰：「臣事無道天子，死其分也。」帝悟其言，贈敷使持節、大將軍、譙、廣、復三州刺史，諡曰忠壯。拜素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漸見禮遇。常令爲詔，下筆立成，詞義兼美。帝嘉之，謂曰：「善相自勉，勿憂不富貴。」素應聲曰：「臣但恐富貴來逼臣，臣無心圖富貴。」

及平齊之役，素請率麾下先驅，帝從之。賜以竹策曰：「朕方欲大相驅策，故用此物賜卿。」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，以功封清河縣子，授司城大夫。復從憲拔晉州，屯兵鷄棲原。齊主以大軍至，憲懼，宵遁。爲齊兵躡，衆多敗散。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，憲僅而獲免。齊平，加上開府，改封成安縣公。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，行東楚州事。封弟慎爲義安侯。陳將樊毅築城泗口，素擊走之，夷毅所築城。宣帝即位，襲父爵臨貞縣公，以弟約爲安成公。尋從韋孝寬徇淮南。

及隋文帝爲丞相，素深自結納，帝甚器之，以爲汴州刺史。至洛陽，會尉遲迥作亂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，素不得進。帝拜素大將軍，擊胄破之。遷徐州總管，位柱國，封清河郡公，以弟岳爲臨貞公。及隋受禪，加上柱國，拜御史大夫。其妻鄭氏性妬悍，素忿之曰：「我若作天子，卿定不堪爲皇后。」鄭氏奏之，由是坐免。

上方圖江表。先是，素數進取陳計。未幾，拜信州總管，賜錢百萬、錦千段、馬二百匹遣之。素居永安，造大艦，名曰五牙，上起樓五層，高百餘尺，左右前後置六檣竿，並高百五十尺，容戰士八百人，旗幟加於上。次曰黃龍，置兵百餘人。自余平乘、舸艋等各有差。及大舉攻伐，以素爲行軍元帥，引舟師趣三硤。至流頭灘，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，以遏軍路。共地險峭，諸將患之。素曰：「負勝在此一舉，若晝日下船，彼則見我，灘流迅激，制不由人，則吾失其便。」乃夜掩之。素親率黃龍十艘，銜枚而下。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。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。比明而至，擊之，欣敗。虜其衆，勞而遣之，秋毫不犯，陳人大悅。素率水軍東下，舟艦被江，旌甲曜日。素坐平乘大船。容貌雄偉，陳人望之，懼曰：「清河公即江神也。」

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，正據江峽，於北岸纜岩綴鐵鎖三條，橫截上流，以遏戰船。素與仁恩登陸俱發，先攻其柵；仲肅軍夜潰，素徐去其鎖。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。素遣巴蜒卒數千，乘五牙四艘，以檣竿碎賊十餘艦，遂大破之，仲肅僅以身免。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，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，皆懼而走。巴陵以東，無敢守者。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。素下至漢口，與秦孝王會，乃還。拜荊州總管，進爵郢國公，眞食長壽縣千戶；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，玄獎爲清河郡公；賜物萬段，粟萬石，加之金寶；又賜陳主妹、女妓十四人。素言於上曰：「裏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，逆人王誼前封郢，臣不願與同。」於是改封越國公。尋拜納言，轉內史令。

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爲亂，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。帝命平定日，男子悉斬，女婦賞征人，

在陣免者從賤。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，以盛兵據京口。素舟師入自楊子津，進擊破之。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，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。素逆擊破之，執遷，虜三千餘人。進擊無錫賊帥葉皓，又平之。吳郡沈玄懰、沈傑等以兵圍蘇州，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，素率衆援之。玄懰勢迫，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。素擊孟孫於松江，大破之，禽孟孫、玄懰。黝、歙賊帥沈雪、沈能據柵自固，又攻拔之。

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，吳州總管五原西元契鎮會稽，以其兵盛而降之。智慧盡屠其衆，契自殺。智慧有船艦千餘艘，屯據要害，兵甚勁。素擊之，自旦至申，苦戰破之。智慧逃入海。躡之，從餘姚泛海趣永嘉。智慧來拒戰，素擊走，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，據東陽，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，守樂安。素進討。悉平之。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。於是步道向天臺，指臨海郡。遂捕遺逸，前後百餘戰，智慧遁守閩越。上以素久勞於外，詔令馳傳入朝，加子玄感上開府，賜彩八千段。素以餘寇未殄，恐爲後患，又自請行。詔以素爲元帥，復乘傳至會稽。

先是，泉州人王國慶，南安豪族也，殺刺史劉弘，據州爲亂。自以海路艱阻，非北人所習，不設備伍。素泛海奄至，國慶遑遽，棄州走。素分遣諸將，水陸追捕。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，居水爲亡命，號曰遊艇子；智慧、國慶欲往依之。素乃密令人説國慶，令斬智慧以自效。因慶乃斬智慧於泉州。自余支黨悉降，江南大定。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，比到京師，問者日至。拜素子玄獎儀同，賜黃金四十斤，加銀甁，實以金錢，縑三千段、馬二百匹、羊三千口、田百頃、宅一區。

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，與高熲專掌朝政。素性疎而辯，高下在心，朝貴之內，頗推高熲，敬牛弘，厚接薛道衡，視蘇威蔑如也。自餘朝臣，多被陵轢。其才藝風調，優於高熲。至於推誠體國，處物平當，有宰相識度，不如熲遠矣。

尋令素監營仁壽宮，素遂夷山堙穀，督役嚴急，作者多死，宮側時聞鬼哭。及宮成，上令高熲前視，奏稱頗傷綺麗，大損人丁。帝不悅。素懼，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：「帝王法有離宮別館，今天下太平，造一宮何足損費。」後以此理諭上，上乃解。於是賜錢百萬、綿絹三千段。

開皇十八年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。出塞討之，賜物二千段、黃金百斤。先是諸將與虜戰，每慮胡騎奔突，皆戎車步騎相參，與鹿角爲方陣，騎在內。素曰：「此乃自固之道。」於是悉除舊法，令諸軍爲騎陣。達頭聞之，大喜，以爲天賜，

下馬仰天而拜，率精騎十餘萬至。素奮擊，大破。達頭被重創而遁，衆號哭而去。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，加子玄感位大將軍，玄獎、玄縱、積善並上儀同。

素多權略，乘機赴敵，應變無方。然大抵馭戎嚴整，有犯令者，立斬無所寬貸。每將臨寇，輒求人過失而斬之，多者百餘人，少不下數十，流血盈前，言笑自若。及對陣，先令一二百人赴敵，陷陣則已，如不能陷而還，無問多少，悉斬之。又令二百人復進，還如向法。將士股栗，有必死心，由是戰無不勝，稱爲名將。素時貴幸，言無不從。其從素征代者，微功必録。至於他將，雖大功，多爲文吏所譴卻。故素雖嚴忍，士亦以此願從。

二十年，晉王廣爲靈、朔道行軍元帥，素爲長史，王卑躬交素。及爲太子，素之謀也。仁壽初，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，賜良馬十匹、牝馬二百匹、奴婢百口。其年，以素爲行軍元帥，出雲中擊突厥，連破之。突厥走，追至夜及之。將復戰，恐賊越逸，令其騎稍後，於是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，不之覺也。侯其頓舍未定，趣後騎掩擊，大破之。自是突厥遠遁，磧南無復虜庭。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，玄縱爲淮南郡公，賞物二萬段。

及獻皇后崩，山陵制度多出於素。上善之，下詔曰：「君爲元首，臣則股肱，共理百姓，義同一體。上柱國、尚書左僕射、仁壽宮大監、越國公素，志度恢弘，機鑒明遠，懷佐時之略，包經國之才。王業初基，霸圖肇建，策名委質，受脤出師，禽翦凶魁，克平虢、鄭。頻承廟算，揚旌江表；每稟戎律，長驅塞垣。南指而吳越肅清，北臨而獯獫摧服。自居端揆，參贊機衡，當朝正色，直言無隱。論文則詞藻從橫，語武則權奇間出，既文且武，唯朕所命。任使之處，夙夜無怠。獻皇后奄離六宮，遠日雲及，塋兆安厝，委素經紀。然葬事依禮，唯卜泉石，至如吉凶，不由於此。素義存奉上，情深體國，欲使幽明俱泰，永保無窮。以爲陰陽之書，聖人所作，禍福之理，特須審愼。乃遍曆川原，親自占擇，志圖元吉，孜孜不已。遂得神皋福壤，營建山陵。論素此心，事極誠孝，豈與平戎定寇，比其功業，若不加褒賞，何以申茲勸勵。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、邑萬戶，子子孫孫承襲不絶，餘如故。」並賜田三十頃、絹萬匹、米萬石；金缽一，實以金；銀缽一，實以珠；並綾錦五百段。

時素貴寵日隆。其弟約、從父文思、弟紀及族父異並尚書、列卿，諸子無汗馬勞，位柱國、刺史。家僮數千，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；第宅華侈，制擬宮禁。有鮑亨者善屬文，殷胄者工草隸，並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沒爲奴。親戚故吏，布列清顯。其盛近古未

聞。煬帝初爲太子，忌蜀王秀，與素謀之，構成其罪，後竟廢黜。朝臣有違忤者，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、史萬歲、李綱、柳彧等，素皆陰中之。若有附會及親戚，雖無才用，必加進擢。朝廷靡然，莫不畏附。唯兵部尚書柳述，以帝婿之重，數於上前面折素。大理卿梁毗，抗表言素作威作福。上漸疎忌之，後因出敕曰：「僕射，國之宰輔，不可躬親細務，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。」外示優崇，實奪之權，終仁壽之末，不復通判省事。上賜王公已下射，素箭爲第一，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。四年，從幸仁壽宮，宴賜重疊。

及上不豫，素與兵部尚書柳述、黃門侍郎元岩等入侍疾。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，慮上有不諱，須豫防擬，乃手自爲書，封出問素。素條録事狀，以報太子。宮人潛送於上，上覽而大恚。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。上遂發怒，欲召庶人勇。太子謀之素，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衞，門禁出入，並取宇文述、郭衍節度。又令張衡侍疾。上以此日崩，由是頗有異論。

會漢王諒反，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，燒斷河橋，又遣王　　子並力拒守。素將輕騎五千襲之。潛於渭口宵濟，比明擊之。天保敗，　　子懼，以城降。有詔徵還。初素將行，計日破賊，皆如所量。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、河北道安撫大使，討諒。時晉、絳、呂三州並爲諒城守，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。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，築絶徑路，屯據高壁，佈陣五十里。素令諸將以兵臨之，自以奇兵深入霍山，緣崖谷而進，直指其營，一戰破之，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，聞素至，懼，棄城而走。進至清源，去并州三十里。率其將王世宗、趙子開、蕭摩訶等來拒戰，又擊破之，禽蕭摩訶。退保并州，素進兵圍之。諒窮而降，餘黨悉平。帝遣素弟修武公約齎手詔勞，素上表陳謝。其月，還京師。從駕幸洛陽，以素領營東京大監。以平諒功，拜其子萬石、仁行、侄玄挺皆儀同三司，賚物五萬段、羅綺千匹、諒之妓妾二十人。大業元年，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、物二千段，尋拜太師，餘官如故。前後賞錫不可勝計。明年，拜司徒，改封楚公，眞食二千五百戶。其年病薨，謚曰景武。贈光祿大夫、太尉公、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河十郡太守，給輼輬車、班劍三十人、前後部羽葆鼓吹、粟麥五千石、物五千段，鴻臚監護喪事。帝又下詔立碑，以彰盛美。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，詞氣穎拔，風韻秀上，爲一時盛作。未幾而卒，道衡歎曰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若是乎！」《集》十卷。

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，然特爲帝猜忌，外示殊禮，内情甚薄。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，因改封素於楚。寢疾之日，帝每令名醫診侯，賜以上藥；然密問醫人，恆恐不死。素又

自知名位已極，不肯服藥，變不將愼。每語弟約曰：「我豈須更活邪？」

素貪財貨，營求産業，東西京居宅侈麗，朝毀夕復，營繕無已。爰及諸方都會之處，邸店水碓田宅以千百數。時議以此鄙之。子玄感。

素子 玄感

玄感少時晚成，人多謂之癡。唯素每謂所親曰：「此兒不癡也。」及長，美須髯，儀貌雄俊，好讀書，便騎射。弱冠，以父軍功位柱國，與其父俱爲第二品，朝會則齊列。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，玄感拜謝曰：「不意陛下寵臣之甚，許以公庭獲展私敬。」初拜郢州刺史，到官潛布耳目，察長吏能不，纖介必知，吏人敬服，皆稱其能。後轉宋州刺史，父憂去職。歲餘，拜鴻臚卿，襲爵楚公，遷禮部尚書。性雖驕居，而愛重文學，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。

後見朝綱漸紊，帝又猜忌日甚，内不自安，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。及從征吐谷渾，還至達門拔谷，時從官狼狽，玄感欲襲擊行宮。其叔愼曰：「士心尚一，國未有釁，不可圖也。」玄感乃止。時帝好征伐，玄感欲立威名，陰求將領，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。振以白帝，帝嘉之，謂群臣曰：「將門有將，故不虛也。」於是賚物千段，禮遇益隆，頗預朝政。

帝征遼東，令玄感黎陽督運。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、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，不時進發。帝遣使者逼促，玄感揚言曰：「水路多盜，不可前後而發。」其弟武賁郎將玄縱、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，玄感潛遣人召之。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，將入海趣平壤城，軍未發。玄感無以動衆，乃遣家奴僞爲使，從東方來，謬稱護失軍期而反。玄感遂入黎陽縣，閉城大募勇夫。於是取騩布爲牟甲，署置官屬皆准開皇之舊。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，令發兵會於倉所。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，趙懷義爲衞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，有衆且一萬，將襲洛陽。唐禕至河内，馳往東都告之。越王侗、戶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。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，玄感不得濟，遂於汲郡南度河。從亂如市，數日，屯兵上春門，衆至十餘萬。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，弘策戰敗，父老競致牛酒。玄感屯兵尚書省，每有誓衆曰：「我身爲上柱國，家累巨萬金，至富貴，無所求也。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，爲天下解倒懸之急，救黎元之命耳。」衆皆悅，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數千。及與樊子蓋書曰：

夫建忠立義，事有多途，見機而作，蓋非一揆。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，霍光廢劉賀於昌邑，此並公度內，不能一二披陳。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，造茲區宇，在ＦＭ璣以齊七政，握金鏡以馭六龍，無爲而至化流，垂拱而天下乂。今上纂承寶曆，宜固洪基，乃自絕於天，殄人敗德。頻年肆眚，盜賊於是滋多；所在修營，人力爲之凋盡。荒淫酒色，子女必被其侵；耽玩鷹犬，禽獸皆離其毒。朋黨相扇，貸賄公行，納邪佞之言，杜正直之口。加以轉輸不息，徭役無期；士卒塡溝壑，骸骨蔽原野；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，江、淮之間則鞠爲茂草。

玄感世荷國恩，位居上將。先公奉遺詔曰：「好子孫爲我輔弼之，惡子孫爲我屏黜之。」所以上稟先旨，下順人心，廢此淫昏，更立明哲。今四海同心，九有咸應，士卒用命，如赴私仇，人庶相趨，義形公道。天意人事，較然可知。公獨害孤城，勢何支久？願以黔黎在念，社稷爲心，勿拘小禮，自貽伊戚。誰謂國家，一旦至此！執筆潸然，言無所具。

遂進逼東都城。刑部尚書衞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，以步騎二萬度澗、瀍挑戰。玄感僞北，玄逐之，伏兵發，前軍盡沒。後數日，玄復與玄感戰。兵始合，玄感詐令人大呼曰：「官軍已得玄感矣。」玄軍稍怠，玄感與數千騎乘之，大潰，擁八千人而去。玄感驍勇多力，每戰，親運長矛，身先士卒，喑嗚叱吒，所當莫不震懾，論者方之項羽。又善撫馭，士樂致死。由是戰無不捷。玄軍日蹙，糧又盡，乃悉衆決戰，陣於北邙，一日間戰十餘合。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，玄感稍卻。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，又殺數百人。

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。武衞將軍屈突通屯河陽，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，右驍衞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趙援。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：「屈突通曉兵事，若度河則勝負難決，不如分兵拒之。不能濟，則樊、衞失援。」玄感然之，將拒通。子蓋知其謀，數擊其營，玄感不果進。通遂濟河，軍於破陵。玄感爲兩軍，西拒衞玄，東拒屈突通。子蓋復出兵大戰，玄感軍頻北。復與子雄計，子雄勸之直入關中，開永豐倉振貧乏，三輔可指麾而定。據有府庫，東面而爭天下，此亦霸王之業。

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，玄感遂釋洛陽，西圖關中。宣言已破東都，取關西。宇文述等諸軍躡之。至弘農宮，父老遮説玄感曰：「宮城空虛，又多積粟，攻之易下。進可絕敵人之食，退可割宜陽之地。」玄感以爲然，留攻三日，城不下，追兵遂至。玄感西至閿鄉，上槃豆，佈陣亙五十里，與官軍且戰且行，一日三敗。復陣於董杜原，諸軍大敗之。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，將奔上洛。追騎至，玄感叱之，皆懼而返走。至葭蘆戍，窘迫，

獨與弟積善步行，謂積善曰：「事敗矣，我不能受人戮辱，汝可殺我。」積善殺之，因自刺不死，爲追兵所執，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，磔其屍於東都市，三日，復爨而焚之。餘黨悉平。

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，將歸玄感，爲郡丞周旋玉所殺。玄縱弟萬石，自帝所逃歸，至高陽，止傳舍，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，斬於涿郡。萬石弟仁行，官至朝議大夫，斬於長安。並具梟磔。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，詔可之。

玄感之亂，有趙元淑者預謀，誅。又有劉元進，亦舉兵應之。

附 趙元淑

元淑，博陵人。父世模，初從高寶，後以衆歸周，授上開府，寓居京兆之雲陽。隋文帝踐阼，恆典宿衛。後從晉王伐陳，力戰而死。朝廷以其身死王事，以元淑襲父本官，賜物三千段。元淑性疎誕，不事産業，家徒壁立。後授驃騎將軍，將之官，無以自給。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，仕周爲三原令，有季女，慧而有色。連每求賢夫，聞元淑，請與相見。連有風儀，美談笑，元淑亦慕之。及至其家，服玩居處，擬於將相，酒酣，奏女樂，元淑所未見也。及出，連又致殷勤。元淑再三來，宴樂更侈於前。因問所須，盡買與之，元淑致謝，連復拜求以女妻之。元淑感而納焉，遂爲富人。

從楊素平楊諒，以功進位柱國，曆德州刺史、潁川太守，並有威惠。入爲司農卿。玄感有異志，遂與結交。遼東之役，領將軍、典宿衛，加光祿大夫，封葛國公。明年，帝復征高麗，以元淑鎮監渝。及玄感作亂，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，路經臨渝。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，對宴極歡，因與通謀，並受玄縱賂遺。及玄感敗，人有告其事者，帝以屬吏，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，籍沒其家。

附 劉元進

元進，余杭人。少好任俠，爲州裏所宗，兩手各長尺餘，臂垂過膝。屬遼東之役，百姓騷動，元進自以相表非常，遂聚亡命。會玄感起於黎陽，元進應之。旬月，衆至數萬，將度江而玄感敗。吳郡朱燮、晉陵管崇亦舉兵，有衆七萬，共迎元進，奉以爲主。據吳郡，稱爲天子，以燮、崇俱爲僕射，署百官。帝令將軍吐萬緒、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。爲緒所敗，朱燮戰死。俄而緒、俱羅並得罪。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。有大流星墜於

江都，未及地而南逝，磨拂竹木皆有聲，至吳郡而落於地。元進惡之，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，徑丈餘。數日，失石所在。世充度江，元進遣兵人各持茅，因風縱火。世充大懼，將棄營。遇反風火轉，元進衆懼燒而退，世充大破之。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。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，死者三萬人。其後董道沖、沈法興、李子通等並乘此而起。素母弟約。

素母弟 約

約字惠伯。童兒時嘗登樹，墜地爲查傷，由是竟爲宦者。性如沈靜，内多譎詐，好學強記。素友愛之，凡有所爲，先籌於約而行。在周末，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，拜上儀同三司。文帝受禪，歷位長秋卿、鄜州刺史、宗正、大理三少卿。

時皇太子無寵，晉王廣規奪宗，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，乃用張衡計，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，因通王意，説之曰：「夫守正履道，固人臣之常致；反經合義，亦達者之令圖。自古賢人君子，莫不與時消息，以避禍患。公兄弟功名蓋世，用事有年，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勝數哉？又儲宮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齒於執政。公雖自結於人主，而欲危公者亦多矣。主上一旦棄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庇？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，主上素有廢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請立晉王，在賢兄之口耳。誠能因此時建大功，王必鎮銘於骨髓，斯則去累卵之危，成太山之安也。」約然之，又白素。素本凶險，聞之大喜，乃撫掌曰：「吾智慧殊不及此，賴汝起餘。」約知其計行，復謂素曰：「今皇后之言，上無不用，宜因機會，早自結托，則匪惟長保榮祿，傳祚子孫。又晉王傾身禮士，聲名日盛；躬履節儉，有主上之風。以約料之，必能安天下。兄若遲疑，一旦有變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禍至無日。」素遂行其策，太子果廢。

及晉王入東宮，引約爲左庶子，封修武公，進位大將軍。及帝崩，遣約入京，易留守者，縊殺庶人勇，然後陳兵發凶問。煬帝聞之曰：「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」即位數日，拜内史令。約有學術，兼達時務，帝甚任之。後加右光祿大夫。

及帝在東都，令約詣京師享廟，行至華陰，見其先墓。遂枉道拜哭，爲憲司所劾，坐免官。尋拜浙陽太守。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，與約恩義甚篤，既愴分離，形於顔色。帝謂曰：「公比憂瘁，得非爲叔也？」玄感再拜流涕曰：「誠如聖旨。」帝亦思約廢立功，由是徵入朝。未幾卒，以素子玄挺後之。

敷叔 穆

穆字紹叔，暄弟也。仕魏，華州別駕。孝武末，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，詔許之。終於并州刺史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華州刺史。

穆弟 儉

穆弟儉，字景則。偉容儀，有才行。位北雍州刺史，政尚寬惠，夷夏安之。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，封夏陽縣侯，位開府儀同三司、華州刺史。卒，謚靜。

儉子 異

子異，字文殊。美風儀，有器局。髫齔就學，日誦千言，見者奇之。九歲丁父憂，哀毀過禮，殆將滅性。及免喪之後，絶慶吊，閉戶讀書。數年之間，博涉書記。周閔帝時，爲甯都郡太守，甚有能名，賜爵樂昌縣子，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。隋文帝作相，行濟州事。及踐阼，拜宗正少卿，加上開府。蜀王秀之鎮益州也，朝廷盛選綱紀，以異方直，拜益州總管長史，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。後曆宗正卿、刑部尚書，出爲吳州總管，甚有能名。時晉王廣鎮揚州，詔令異每歲一與王相見，評論得失，規諫疑闕。卒於官。子虔遜。

儉弟 寬

寬子蒙仁，儉弟也。少有大志，每與諸兒童遊處，必擇高大之物坐之，見者咸異焉。及長，頗解屬文，尤尚武藝。弱冠，除奉朝請。父鈞出鎮恆州，請隨從展效，乃授高闕戍主。既而蠕蠕亂，共主阿那瑰奔魏，魏帝詔鈞衞送，寬亦從行。時北邊賊起，攻圍鎮城。鈞卒，城人等推寬守禦。尋而城陷，寬乃北走蠕蠕，後討六鎮賊破，寬始得還朝。

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，深犯法得罪，寬被逮捕。孝莊爲侍中，與寬有舊，藏之於宅，遇赦得免。除宗正丞。北海王顥少相器重，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，欲啓寬爲左丞。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，義不見利而動。顥未之許，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：「匹夫猶不可奪志，況義士乎。」乃止。

孝莊踐阼，累遷洛陽令，以都督從太宰、上党王元穆討平邢杲。師未還。屬元顥入洛，莊帝出居河内。天穆懼，集諸將謀之。寬勸天穆徑取成皋，會兵伊、洛。天穆然之，乃

趣成皋，令寬與爾朱兆爲後拒。尋以衆議不同，乃回赴石濟。寬夜行失道，遂後期，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，今不來矣。天穆答曰：「楊寬非輕去就者也，吾當爲諸君明之。」言訖，候騎白寬至。天穆撫髀而笑曰：「吾固知其必來。」遽出帳迎，握其手曰：「是所望也」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。仍爲都督，從平河内，進圍北中。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，天穆駐馬圍外，遣寬至城下説慶之，不答，久之乃曰：「賢兄撫軍在，頗欲相見不？」寬答：「僕兄既力屈凶威，跡淪逆黨，人臣之理，何煩相見。」天穆聞之，自此彌敬。

孝莊反正，除太府卿、華州大中正，封澄城縣伯。爾朱榮被誅，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，還逼京師，進寬使持節、大都督，隨機捍禦。世隆謂寬曰：「豈忘大宰相知之深也？」寬答曰：「太宰見愛以禮，人臣之交耳，今日之事，事君之節。」及爾朱兆陷洛陽，囚執孝莊帝，寬還洛不可，遂自成皋奔梁。至建鄴，聞莊帝弒崩，寬發喪盡禮，梁武義之。尋而禮送還。孝武初，除給事黄門侍郎。

孝武與齊神武有隙，遂召募驍勇，廣增宿衛，以寬爲閤内大都督，專總禁旅。從孝武入關，兼吏部尚書，録從駕勳，進爵華山郡公。大統初，遷太子太傅。五年，除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都督、東雍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廢帝初，爲尚書左僕射、將作大監，坐事免。周明帝初，拜大將軍，從駕蘭祥討吐谷渾，破之，别封宜陽縣公。除小塚宰，轉禦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，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。

寬性通敏，有器幹。頻牧數州，號稱清簡。曆居臺閣，有當官之譽。然與柳機不協，案成其罪，時論頗以此譏之。保定元年，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、梁州刺史。薨於州，贈華、陜、虞、上、潞五州刺史，謚曰元。子文恩。

寬子 文恩

文恩字温才。在周，年十一，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常侍。尋以父功，封新豐縣子。天和初，行武都太守。十姓獠反，文恩討平之。復行翼州事。党項羌叛，文恩又討平之。進擊資中、武康、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，並破之。從陳王攻齊河陰城，又從武帝攻拔晉州，授上儀同三司，改封承寧縣公。壽陽劉叔仁作亂，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，戰於鴿專井，在陣禽叔仁。又别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。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。

隋文帝爲丞相，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，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俊，遂解懷州

圍。破尉遲惇，平鄴城，皆有功，進授上大將軍，改封洛川縣公，尋拜隆州刺史。開皇元年，進爵正平郡公。後爲魏州刺史，甚有惠政，及去職，吏人思之，爲立碑頌德。轉冀州刺史。

煬帝嗣位，徵爲戶部尚書，轉納言，改授右光祿大夫。從幸江都宮，以足疾，不堪趨奏，復授戶部尚書，位右光祿大夫。卒官，謚曰定。初文恩當襲父爵，自以非嫡，遂讓弟紀，當世多之。

文恩弟 紀

紀字温范，少剛正，有器局。在周，襲爵華山郡公。累遷安州總管長史，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，與陳將周法尚遇，擊走之，以功進開府。入爲虞部下大夫。文帝爲丞相，改封汾陰縣公。從梁睿討王謙，以功進授上大將軍。曆資州刺史、宗正少卿，坐事除名。後尋復其爵位，拜熊州刺史，改封上明郡公。除宗正卿，兼給事黄門侍郎，判禮部尚書事。遷荊州總管。卒，謚曰恭。

論

論曰：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，荷内外之任；公卿牧守，榮赫累朝，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。而言色恂恂，出於誠至；恭德慎行，爲世師範，漢之陳紀，門法所不過焉。後魏以來，一門而已。諸子秀立，青紫盈庭，積善之慶，蓋有憑也。及逆胡擅朝，淫刑肆毒，以斯族而遇斯禍，何報施之反哉。愔雅道風流，早同標緻，公望人物所推。夫處亂虐之世，當機衡之重，朝有善政，是也。及寄天下之命，托六尺之孤，旬朔未幾，身亡君辱。進不能送往事居，觀幾衛主；退不能保身全名，辭寵招福。朝廷之釁，既已仗義斷恩；猜忌之塗，無容推心受亂。是知變通之術，非所長也。處道少而輕俠，俶儻不羈；兼文武之資，包英奇之略，志懷遠大，以功名自許。屬隋文帝將清六合，委以腹心之寄。掃妖氛於牛鬥，江海恬波；摧驍猛於龍庭，匈奴遠遁。若其夷凶靜亂，功臣莫居其右；覽其奇策高文，足爲一時之傑。然以智詐自立，不由仁義之道，阿諛時主，高下其心。營構離宮，陷君於奢侈；謀廢塚嫡，致國於傾危。終使宗廟丘墟，市朝霜露，究其禍敗之源，實乃素之由也。玄感宰相之子，荷恩二世，君之失德，當竭腹心。未議致身，先圖問鼎，假稱伊、霍之事，將肆莽、卓之心，人神同疾，敗不旋踵。昆弟就菹醢之誅，先人受焚如之酷，不亦甚乎。約外示温柔，内懷狡算，爲蛇畫足，終傾國本，俾無遺育，不亦宜哉。寬閑關夷險，竟以功名自卒。文恩能以爵讓，其殆仁乎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